

第一次乘棚车

袁念琪

上海人说的“棚车”，外省叫“闷罐子车”。在上世纪70年代前，它多出现在铁路春运高峰。被称作“绿皮车”的橄榄绿客运车厢不够了，就拿黑色的货运车厢救急，增开客货两用的棚车。据《上海铁路志》记载，那时历年的春节旅客运输，除投入大量备用客车外，还需代客棚车200辆以上。也有人选择棚车，毕竟便宜；代客棚车的票价硬座票价50%计算。

第一次乘棚车是在1975年夏天，这是我迄今唯一的棚车经历。当时不是春节，怎么会乘坐棚车？更何况，这趟车次既没上《火车时刻表》，也无票可买；因为是趟军运。

那年暑假，到父亲所在部队，正赶上换防。自江苏到河南要坐火车，但这趟车并非全是棚车，夹着几节有座位有车厢的绿皮车，供家属乘坐。按理说，我可坐绿皮车，但父亲却要我与部队坐棚车。他说服我的理由是，这对写作有帮助，能增加生活积累。此前一年，我这个中学生在《杭州文艺》（今《西湖》）发表了处女作诗两首，正做着文学青年的梦，于是就答应了。

那年7月6日，一个星期天的凌晨，天墨黑，我随父亲到大操场集合。一排排卡车正在发动，明晃晃的车灯下，人影快速闪动，耳边只有“刷刷”的脚步声。为保密，前后车脚卸下车，就连车厢后挡板上的车牌号也用漆抹去。

车出了营房，从驻地川埠开往无锡火车站。直到了太湖畔的十八弯盘山公路，才看到蜿蜒的车队，前不见头后不见尾。山道上，车灯星星点点；一旁湖中，船上鱼灯闪闪烁烁；为行进的队伍添了些许的神秘。

我在那天的日记里写道：“早上7时左右到无锡，11时左右开车，列车次数(编号)为857216。一路上，经镇江、南京、徐州等地，看到了闻名中外的南京长江大桥。”

大桥闻名，在于它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双层长江大桥；上层公路、下层双轨复线铁路。于1968年9月30日通铁路，12月29日通公路。此外，纪录片《南京长江大桥》的插曲更使它名扬四方，一首是李光羲领唱的《巍巍钟山迎朝阳》，另一首是《桥工想念毛主席》。没想到，回程坐绿皮车还没见大桥，就听列车的广播反复告知：车上厕所所在过桥时要临时关闭，过桥后恢复使用；车厢内的窗要统统关闭；说是为提防阶级敌人的破坏。

过南京只是坐这趟棚车的万里长征第一步。火车从无锡到目的地商丘约709公里，由京沪线北上，到徐州这两大铁路线十字交汇点后，转西上陇海线。这趟军列除停下加水，沿途不再停站和让车，速度还是蛮快的。

棚车的车厢基本封闭，有高高的小窗，我踮脚也看不到外面。车厢两侧各有一

门，门向两边拉开后，挂起铁链条，以防人跌出去。幸亏是夏天，开门不冷。倚在门边看风景，风“呼呼”扑面而来，有点铁道游击队“爬上飞快的火车，像骑上奔驰的骏马”的感觉。车上没座位，地板铺席子如榻榻米，席地而坐。厕所在车厢一角落，其实就是个便桶。

同车厢都是师政治部的叔叔，有宣传科、干部科、组织科等，还有我常去玩的电影队。吃饭时，出现颇有喜感的一幕：秘书科刘科长掏空咸鸭蛋，把青青的蛋壳当翡翠酒杯，就地取材，倒酒小酌。

晚上，躺在车厢地板上，车轮与铁轨的摩擦声是格外清楚。枕着车轮与铁轨硬硬的“噜吟哐啷”声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按抗战时入伍的父亲的说法：当兵的，就要吃得下、睡得着、拉得出。我想这军人的本事，也是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本领。

早上醒来，觉得鼻孔不舒服。手指一抹，指尖黑乎乎的。想是一夜过去，灌了一鼻子的煤烟。好在距离终点已经不远。

我那年7月7日的日记记着：“上午7时左右到达商丘市。受到了本市党、政、军负责人和群众的欢迎，气氛颇为隆重。”我的棚车生活体验也就此结束。

生活积累的丰富有助于写作，但并不等于有积累、积累多就自然能写出文字和好文，关键还要靠眼光、靠思想的提炼及升华，当然还有写作技巧。就像一年后我下乡的连队做豆腐那样，生活积累就如磨好的豆浆，需要思想来放点盐浆，才能做出豆腐来。这点浆是门技术活，就把它看作写作技巧吧。

持。屋外雪花簌簌，寒气砭人，在热气氤氲中畅饮，嚼咬嚼嚼，亲情弥漫，寻常生活竟也旖旎生动起来。

胡萝卜炖排骨，荤素搭配，浓香四溢。咬一口排骨，糯软润滑，油渍直流，嫩活软香，直抵舌尖。胡萝卜浸着肉香，清香沿着喉咙直钻肚腹。梁实秋曾赞道：“排骨酥烂而未成渣，萝卜煮透而未成泥，汤呢，热、浓、香、稠，大家都吃得直吧嗒嘴。”饕餮中塑一份风雅。

细小的胡萝卜，放进咸菜缸里腌泡，制成萝卜响。佐粥嘎嘣脆，声响犹如春冰开裂、积雪断竹。冬天，村妇们把胡萝卜摊在太阳底下晾晒。冷寒之日，取出干瘪的胡萝卜烧五花肉、烧小杂鱼，味道甜润鲜美。

逛超市，常常看到用胡萝卜制作的酱菜赫然陈列于货架上。孩子们可以尝到味道鲜美的胡萝卜丝。方便面的调料中也少不了胡萝卜丁儿。一些农家餐馆里也用胡萝卜做原料，烹饪出各种风味独特的乡土菜肴。

陈著诗曰：“茅柴酒与人情好，萝卜羹和野味长。”啜吮萝卜羹，洋溢着一种襟怀旷达的山野情趣。胡萝卜，有着诗经的古雅，渗透乡村的精神，在我们的心中氤氲出一片温润的绿意。让我们深情地凝望胡萝卜，缅怀那些远去的恬淡岁月和田园诗情。

慰冬胡萝卜

官风华

里下河乡村，胡萝卜炒、蒸、馏、煮、炖、拌均可。母亲有时把胡萝卜切成丝，拌进青辣椒爆炒，青红搭配，麻辣爽口。有时用胡萝卜缨熬粥，里面掺进胡萝卜和芋头籽。胡萝卜躺在碗里，如慵懒的睡美人，斜睨着你。蓝花大碗里的萝卜粥，静如一泓秋水。吸溜喝粥，咯吱咀嚼，声音甜美如小夜曲。

胡萝卜丝鸡蛋饼是佐粥佳品。胡萝卜刨成丝，撒进葱花、细盐，拌匀，面粉加清水调成糊状，磕进几只鸡蛋。平底锅放油烧热，模具“鏊”放入，兜一勺面糊倒入模具中，在面糊上放萝卜丝葱花馅，再兜一勺面糊浇在馅上。等胡萝卜丝饼底部凝固后，抽出鏊，翻面煎至两面金黄即可。吹一吹，外脆里糯，喷香扑鼻。咬一口，一股浓香直透肺腑。

胡萝卜烧羊肉是经典的农家菜。老家的山羊肉，肉质细嫩，肥而不腻。羊肉焯水切块，加入佐料焗烧片刻，掺入胡萝卜，文火慢炖。起锅盛盘，拈蒜花，拍胡椒，色香味俱佳。大家捋袖撷食，一扫平日的矜



大山深处

李昊天 摄

奶奶大骂一顿，谁知道她一句责备的话都没说，只是叹了口气，拿出针线在破洞处绣了一朵小花。

高一时，我开始在县城住校，为了节省车费，很少回家。那年刚入冬不久，就遇到一股寒潮，我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上了，还是觉得冷。一天中午，门卫大叔通知我有东西需签字领取。我迫不及待地把它打开，里面是一件薄荷绿的新棉袄，领口夹着奶奶写的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“千层单不如一层棉”，我泪流满面。

后来奶奶故去，在收拾旧物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小时候穿过的那件红棉袄。母亲说，很多东西都不在了，奶奶一直收着这件旧棉袄，想我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。我抱着那件棉袄，泣不成声，小时候盼着长大能带奶奶过上好日子，可等到生活越来越好了，却黄泉相隔，无论如何也拉不近和她的距离了。

只剩下这件旧棉袄，还留着过去的记忆。想念奶奶，想念有奶奶的那个家，想念她亲手缝制出的一针一线，那深沉的爱温暖了我的过往，也护着我一路奔波，不断前行。

那些年，冬天晨练滚铁环

赵柒斤

周末，几个朋友聊起冬天晨练，大家都对花钱在室内打羽毛球、冬泳什么的嗤之以鼻，可室外晨练也好不到哪儿去，公园、广场早被大妈用刺耳的广场舞曲“霸占”，旁边是形单影只的跑步或健走爱好者，形式与内容单调乏味。我不由得想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冬天丰富多彩的晨练活动。

小时候，山里的冬晨特别冷，被父母催起床后，站在大门口一望，院檐的瓦檐、场基上的禾秆、路边的枯草乃至斜靠于大门边的锄柄上霜如雪般地醒目。火急火燎地洗脸刷牙、帮母亲喂完猪食等后，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出藏在床底的铁环，喊上小毛、小呆子等就在门口场基上滚起来。

所谓铁环，其实就是旧木脚盆或马桶外的铁箍，一种是铁匠打的，一种是用粗铁丝卷的，前者更受孩子喜爱，也算废物利用吧。而滚铁环，便是一手持棍前面绑了细铁丝钩的细木棍或野竹棍，用棍子的前凹槽钩住铁环向前推动；或者一手握铁钩，轻轻套住铁箍，稍微用力，伴人向前滚动。

听到院墙外有铁环滚动声，小伙伴们就不管不顾地把手中的铁环滚出院门。先过村小巷，在泥土磨平或石板铺就的小巷里，滚铁环比在水泥路或柏油路上滚铁环的难度系数高得多。小巷不仅窄、高低不平，而且一边抵墙壁、一边临水沟，铁环陷入石板缝隙或掉进水沟，须用手取出，擦干泥水，才能减少阻力滚动起来。铁环滚到村中的大场基，起初是一两个小孩的“独乐乐”，很快就演变成“众娱乐”。

托着毽子、拿着跳绳的小姑娘，跑过来就占据场基的中心地带，打羽毛球、跳房子的小青年们也挤进场基凑热闹，俨然一场场群众自发组织的“运动会”，尖叫声、嬉笑声一浪高过一浪，而最先进场的“滚铁环表演赛”则被“排挤”至场基最边缘处举行。

好在这种游戏不像跳绳、踢毽子、跳

房子、打羽毛球等，可一人尽兴玩，也可数人进行比赛决输赢。人多就分组赛，三五人一组，像接力赛一样，剪刀石头布决定谁滚第一棒，然后随着“预备开始”的一声喊，两组滚第一棒的小孩就推着铁环跑开了，绕场基边缘一圈第二棒立马接上，铁环先倒下的输；两组比赛中铁环都没倒下，且速度快的为赢。要能长时间滚动铁环，随人行动，不使它倒下，真的要有两把刷子。首先，必须把握好铁环的重心，持棍的手，左右摇摆得当，用力适度；其次，眼睛要盯住铁环前行之路，紧盯路面。路面凹凸，铁环蹦跳，容易倒下，再就是会绕过乱稻草或其他堆积物。遇到障碍，必须施展“补救”技术，刚倾斜的铁环，倘若被你灵巧地用木棍扶起来，并继续向前滚动，围观的孩子会发出一片惊呼：“好！”此时，自己仿佛绿茵场救起一个球的运动员，会洋洋得意地奉献一个表情包。

平时的冬晨，溜出来过把瘾，就急匆匆地回家吃饭上学，周末的早晨，滚铁环的小伙伴往往乐此不疲了。太阳升起，踢毽子、跳绳、打羽毛球的姑娘、小伙回家吃饭了，玩疯的孩子往往以“再滚一圈”赖着不舍放弃。有时，不信滚铁环魅力的年轻家长放下饭碗，从自己孩子手中“抢”过木棍一试身手。谁知，滚铁环跟现在玩手机电脑一样，爱小嫌老，大人们跌跌撞撞地滚起铁环，一会儿叫“不好”，一会喊“要倒”，累得满头大汗，弄得手忙脚乱，铁环在他们手中滚不到一两分钟就“咣当”一声就地“卧倒”，场面总叫人忍俊不禁。当然，还有大人一旁说风凉话：“你比你儿子差远了！”又惹来一阵大笑……那些年，山村冬天的晨练其乐融融，快乐无比。

谁能想到，一个废旧的铁环、一群孩子玩的野路子游戏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，既活动又温暖了身体，又增进了同村孩子及大人间的友情，这是现如今移动互联网上任何游戏也无法超越的。

小河鲜

日月光

20多年前，油菜花开的时节，在同里小镇一小酒馆里，我与老刘临河倚窗对面而坐，品尝江南特有的小河鲜。窗外，伴着欸乃橹声，还不时飘进毛毛细雨。那时我不会喝酒，我陪着老刘说话，看着他喝，他离别松江几十年，回来后对家乡任何人和事都感到陌生和新鲜。

都说同里人余鲈鱼是最好吃的。果然，又脆又香，连鱼骨都可以嚼碎了吃。但好多饭庄就是做不好，要么余焦了，要么不脆，要么没香味。鲈鱼便宜，不登大雅之堂，清理又方便，无论是饭店还是家里，烧或余，都不认真对待过。同里人对它却“术业有专攻”，在余焦和余脆之间，时间、火候把握得十分到位。再说塘鳢鱼，就完全两样了，一条条两三寸小，都要里外细致侍弄到位，这是需要细心和耐心的。我特地叮嘱，塘鳢鱼不要红烧，烧汤，塘鳢鱼的鲜味在汤里是最能吊得出来的。

之后老刘约我或品茶或喝酒，每每提起当年同里行，说他要我讲讲松江的人和事，我却带他到同里吃小河鲜。我说，你这老松江像个外来人听我讲松江，我情绪一点没有，净在为你伤感。介绍松江何以入手，当从小河鲜开始。小河鲜就如同青砖白墙的民居、翠绿的竹林、密如蛛网的河流、漂亮低调的村姑，是江南的代表。

老刘感叹现在小河鲜难买到。我解释，这鳊鱼大小太脆弱，生命周期又短，它与河蚌是共生的，它的能耐在于产卵率在蚌体内，保证了它的高成活率，等幼苗游离蚌体时，也带走了蚌的后代。再说这塘鲤鱼，它是群居的，过去常在池塘的石阶边，看到它们一窝窝地慢悠悠地游动，拿个淘米箩一抄可一网打尽。现在池塘少了，它们的生存环境就差了。

长三角的人喜欢吃小河鲜。葱烤鲫鱼、田螺嵌肉、上汤螺蛳、雪菜蛭蚶、韭菜蚬肉，这些婚庆或生日宴上拿不出手的菜，才是味道十足的地方特色。当四腮鲈鱼寻不到的时候，塘鳢鱼的外形和鲜味完全可以替代。当游子归乡解乡愁时，这些小河鲜是最好的解药。

我们感慨人们对小河鲜的不公。都说小河鲜味道鲜美，都说小河鲜有江南韵味，可从不让它登大雅之堂，因为小河鲜太便宜太普遍了，过去叫作“穷人的荤菜”。拿鲈鱼来说，我看到寒冬腊月的，渔民还在抄鳊鱼，然后再要烧水煮成蚬壳，而一大堆蚬肉也卖不了几个钱，怎会让它登上所谓的大雅之堂呢？甘肃布政使陈祁是嘉善、枫泾一带人，他在乡愁难解的词中写道：鲚鱼羹白蛤蜊鲜。生计性问网船；四月子虾方满簋，三春小鲈不论钱。如今这小河鲜已成游子返乡和本地中老年人的怀旧小菜。现在，精明的人们已经把赴宴和上土菜馆区别得清清楚楚：赴宴席从不评点菜味，回来后去土菜馆品小河鲜。

我看世界杯的N种方式

刘千荣

首先在安徽老家是通过收音机听足球比赛，而让我对听足球产生兴趣，是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里的一个观点：看足球是一个现代文明人的标志。印象颇深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，中国男足冲击1994年美国世界杯失利，电台里一档体育节目的主持人心情沉痛，当时拨打热线电话，他向听众发起用一首歌名来形容对国足的感情，很多人说的是“让我欢喜让我忧”，而主持人最满意的是“重整山河待后生”。

来到上海后，我终于可以通过电视看球，不过起初我自己没电视可看，只能到租房有电视的邻居家或是小区门口的杂货店蹭电视看球赛。偏偏那些二手电视机百病缠身，有的甚至是奄奄一息，关键时刻掉链子，经过拍打或是关闭重启，有时可以继续看，有时彻底哑火，只得另寻电视机观看。实在不行，也只有重新捧起收音机听转播。

1998年世界杯预选赛开打时，我在仓

库里上夜间10点到早上6点的班。人很辛苦，不过休息时间充裕。仓库里新分来三名技工，他们同住一间宿舍有一台黑白电视机，我闲了就去他们那看球赛。那台电视机性能很好，不存在看到中间熄火的问题，只是中国足球在冲击世界杯过程中折戟沉沙大连金州，最终仍以失败告终。

只能“待后生”的我继续关注中国的甲A比赛，和1998年夏天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世界杯。三名小技工出差在外，主动提出让我把他们的电视机抱进我的宿舍。深夜值班无眼看直播，我尽量白天看重播。我收看世界杯足球赛终于与国际接轨，记住了罗纳尔多、齐达内等一批大红国际球星的名字。

国足冲击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时候，我自己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，见证了那一批国足队员是如何在神奇教练米卢的带领下，第一次打进世界杯。但到了韩日世界杯正式开赛，国足的比赛要用有线电视来

收看，我的电视机成了摆设。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，当时许多商场里可以看，还是彩电。后来有的大卖场为了招揽生意，在门口摆放超大屏幕的电视机，供来往顾客观看。于是我骑上半个小时的自行车，去看国足比赛的直播，感觉童年在老家看露天电影似的。

等到2006年德国世界杯，我有了彩电也接上了有线。只是工作繁忙的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熬夜全程观看，错过了很多比赛。只能偶尔坐下来扫几眼比赛直播，或是收看一下最后的冠军决赛。这种遗憾如今不存在了，如今错过的比赛可以通过电视回放功能补上。有时想看直播，又想看精彩回放就电脑、电视齐开，最大限度地一心二用。乘车则可以用手机收看。心情好了，还可以约上三五好友在酒吧里边吃烧烤边看球赛，那叫个爽。唯一的缺憾，是国足已有多年未能打进世界杯决赛圈！

我们国家一切都在快速发展，相信国足终将再度冲击世界杯成功，而举办过夏、冬奥会的中国也必将在不久的将来，举办世界杯，到时我看球的方式又多一种，那就是到现场观看世界杯比赛，为国足呐喊加油！